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春秋臣傳卷十三

宋　王當　撰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囚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饗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酆舒

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

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犂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子州犂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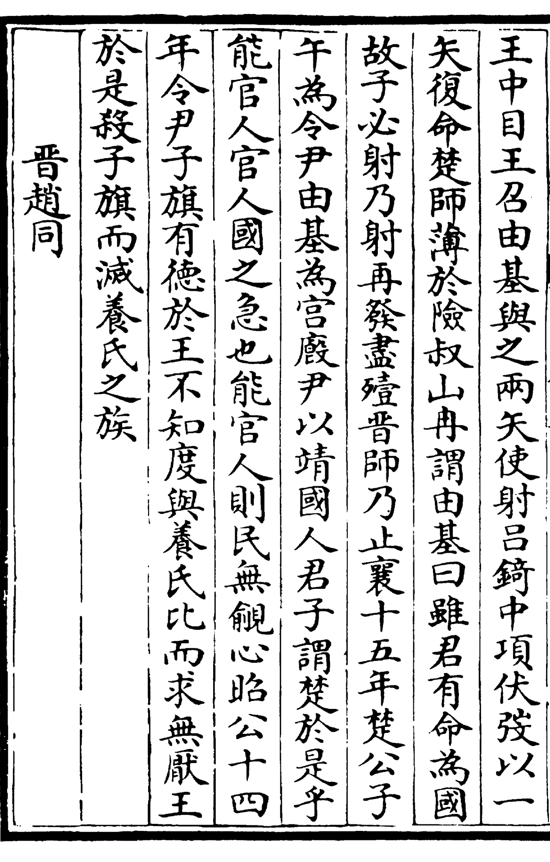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為太宰襄

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犂州犂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
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戍請弭兵楚人東
甲州犂曰合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
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晋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犂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吕錡射共



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宫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閫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閒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犂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十三

春秋臣傳卷十四

宋 王當 撰

成公一

晋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晋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鞌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温又曰温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

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鄖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盡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修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怒牽公刖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

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賔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鞌之戰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畆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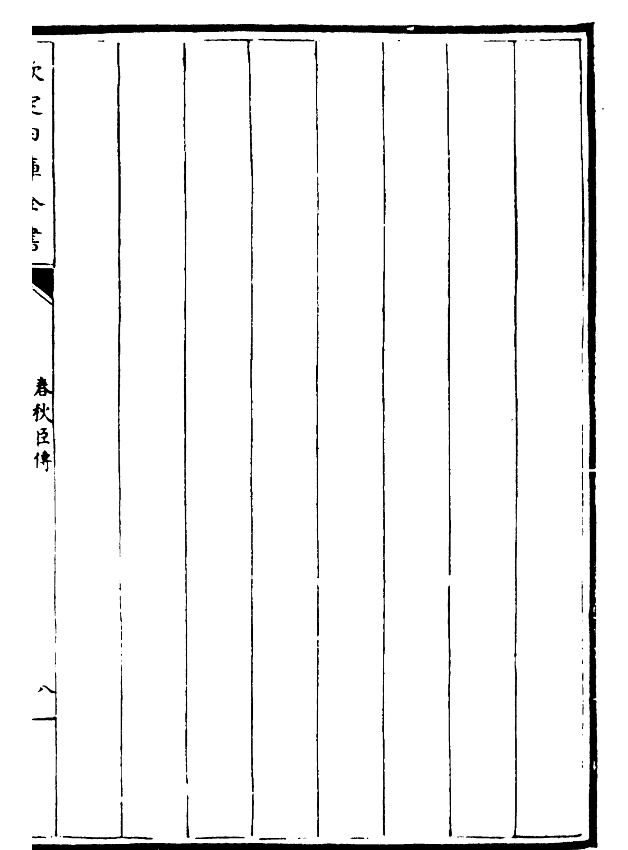
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産皆嘗稱之曰外寛而内正自極於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此盖蘧伯玉之行也夫

賛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

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邪鄢陵之勝熒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為糞土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佗佗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馬之閒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賔媚人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懐之也



春秋臣傳卷十四

春秋臣傳卷十五

宋　王當　撰

成公二

晉趙文子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若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

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

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年三月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
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
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

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媮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為然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 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

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

門閭寶乎惟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十三年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

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盡訪之砦詬

訾祏吾子之家老也宣子問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
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内外之
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
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説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三年
盡殺欒氏之族黨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篡立叔肸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請晉之釋季文子也郤犨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

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之莫而卒

晉郤犨苦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為胥童所殺郤錡郤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前十三年晉侯使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厲公作難與犨至同見殺

賛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

餘悉不得為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訑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盖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囊生不誤國死不忘君忠矣范宣子藉祖父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

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十五

春秋臣傳卷十六　　宋　王當　撰

成公三

晉魏莊子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為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馬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
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

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十年戍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

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禄攸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子舒嗣有傳

晉祁大夫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馬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子午嗣祁奚辭于軍尉公問代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强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安和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没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名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叔向曰若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
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

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夏公作楚宮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昭元年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

先馬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

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之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覲人孫文子並登廢封之汜祭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為豎牛所惑不食而

卒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卒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

閻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候奄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 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令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為立悼子而以公彌為馬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

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災

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盟於宋西門之外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何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晉荀偃中行獻子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於溴梁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侯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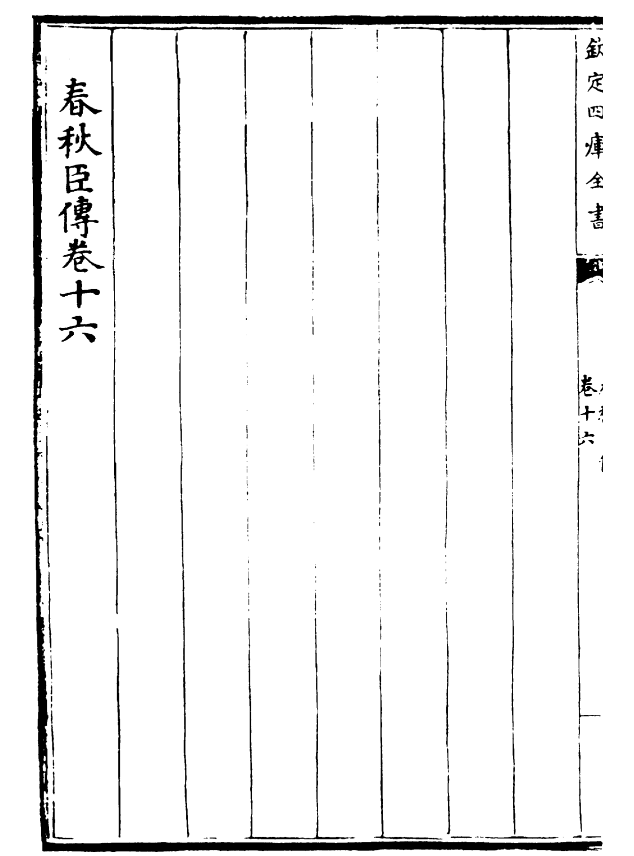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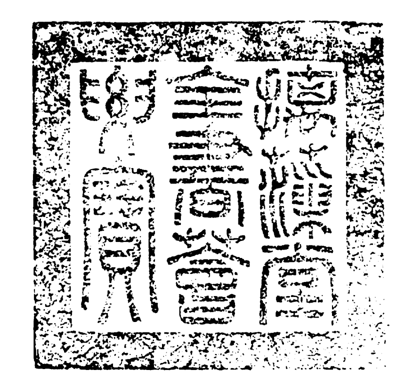
夫也

賛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内修政事以懐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強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卒以餓死蓋明于見人而暗於自見哲人之患也季札嘗

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内恕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禄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邪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邪自亂也自亂而欲己人之亂妄人也共姬宋共公之妾使賂戌錦與馬先之以

王戌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


春秋臣傳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七十八









春秋臣傳卷十七

宋　王當　撰

襄公一

宋子罕

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十五年鄭尉氏之亂其餘盗在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

欽定四庫全書

無人馬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懐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勿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
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
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為怨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
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
政以為上卿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昭元年虢之盟景王使定公勞趙孟於頳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獻子請老起為卿昭二年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以免于難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

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

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歸頹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
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于
大國也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
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
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
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

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晉人討衛疆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遂與國弱請釋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為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於會不敬士莊子曰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于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晉通嗣君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魯季孫宿 武子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戚之盟襄公送晉

悼公以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
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饗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王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
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
鐘磬焉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侯饗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
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
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
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
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

魯申豐

申豐魯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豐曰彌與紇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馬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六年齊侯將納

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縳一如瑱適齊師賂梁丘據以言于齊侯遂不果納公

賛曰子罕不貪以為寶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逐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乃其優為也劉夏以求后來賜齊侯命周室爵禄輕矣復禹功成王周公之事也而夏以責趙孟非其任矣韓宣子而知任人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物之累焉此亦中人之所常為而春秋責備於賢則可惜也然卒能

畏人自止亦異于人矣鄭介於晉楚事楚則晉伐之事晉則楚伐之不堪命矣徼子展則國不國也子展出疆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心見矣何以訓後嗣哉楚莊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氏因人成事而父立武宮子作林鍾不度也矣申豐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效知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十七